

青未了·连载

连载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29

姥姥说:有本事的人都不是表面能说会道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我也笑了,心中感慨的不是被子,而是小时候冬天里姥姥蜷缩着躺在炕上哆嗦的身影。我当初想挣点钱最原始的动力就是想让姥姥有钱花呀!

“丰收”在姥姥的日子里是很金贵的两个字。穷的时候,丰收的喜悦天天挂在姥姥那好看的脸蛋上。

秋天是姥姥最喜欢的季节,不光因为丰收,还因为天气不冷不热,大人、小孩都兴高采烈的。那些日子你不曾见姥姥睡过觉。天黑了,一家人都躺下了,姥姥还一个人在两口大锅前忙着煮地瓜。姥姥坐在灶前,东锅续把柴,西锅再拉几下风箱,炕上热得我们呀,都像壁虎一样紧扒着墙睡。

姥姥说:“连秋收的日子都不知道紧忙乎的人,那可就对不住春和夏了。到了冬天你就知道这一年算是白过了。”

姥姥说,秋的日子得一天当两天过。

赶着天好,把秋地瓜晾干。她拣出最好的地瓜煮熟了,再一个一个扒光了皮,浑身一丝不挂的地瓜

被姥姥晒在房顶上,有白瓢的,有红瓢的,远远看去像一团一团的花儿,姥姥的房子像个粮仓一样在村里特别扎眼。地瓜晒得半干不干的时候把它们闷进坛子里,坛子口是开着的,为的是让秋风风干。接近初冬的时候,坛子里的地瓜就变成了一块块布满雪花一样白霜的地瓜干了,这些白霜都是地瓜中自然分泌出的糖分。糖挂在表面,地瓜干里软中带硬,是筋筋道道的美食。

姥姥几坛子几坛子地闷,邮差几包几包地来取,这是姥姥最欢快的时刻。她的那些城里的儿女们、外甥们、孙子们,都是吃着地瓜干这样的零食长大的,年年这样,秋秋如此。认识我妈的朋友,几乎都知道姥姥的地瓜干独此一份,吃了还想吃,见了就想拿走。

姥姥的水门口是沙子山地,地瓜格外甜。山上种的地瓜面面的,面得吃起来像栗子;山下种的地瓜稀,稀得像年糕。姥姥把稀的做成熟的地瓜干,把面的切成生片,晒得干透了,一冬一春就用它和各种米搭配做粥。

秋天太阳好的时候,姥姥家的

房顶上,院子里,院墙上,东边的大道上全是地瓜片。带泥的地瓜先在河里洗,那时的河水清澈透亮,地瓜就倒进河里,周围用鹅卵石堵起一个天然大水盆,河水冲一早上,下午再去取那地瓜,就像有人替你洗过了一样干净。姥姥一篓子一篓子地搬回家,再一个一个地用刀切好。你想呀,这几百斤的地瓜姥姥得忙成啥样呀?可她欢快的样啊,你以为她晒的是金子。这些地瓜干天天太阳落山的时候要一篓子一篓子地收起来,太阳出来再一篓子一篓子地晒出去,懒人家夜里就不收了。

姥姥说:“在地底下埋的东西都是好东西,都是吃了有劲的东西,它往地里扎,那个力就是生命力。人也是这样,有本事的人都不是在表面能说会道,开个花几儿就败了,扎个根儿人才能长久。”

姥姥还是育种专家,春天最暖和的炕头上总是让地瓜种给占去了一半儿。姥姥选出最优秀的小地瓜,把它们排着队埋在沙土里。不到半个月地瓜就发芽了,发了芽、长出叶子的地瓜就是地瓜种,然后姥姥拣着长得齐刷的

地瓜芽,再一个一个地种到山上的地里,一棵小苗初秋就结出一大堆地瓜了。地瓜生长的那几个月里,嫩的地瓜秧子姥姥就掐下来煮面条吃,老的秧子收地瓜的时候再把它晒干了,粉碎了喂猪。在炕上和地瓜苗子一起睡的那一个月,我常感觉是睡在田野里。你想啊,躺在沙土边上,闻着地瓜叶子的味道啥感觉?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激动。

这样的日子再也没有了,丰收的景象永远定格在姥姥家那片雪白的地瓜干世界里了。

现如今富了,餐桌上的地瓜,姥姥碰也不碰。姥姥说她吃怕了,当年那是没法子。

可你当年看不出姥姥怕,看的只是欢喜。为什么?

一样东西吃五十年,中国人的肚子呀,姥姥的胃呀,怎么那么坚强!

为了姥姥的怕,我们尽量不让她地瓜进门,想吃了就在地瓜摊买个烤的就地吃完再回家。

一进门姥姥就说:“吃烤地瓜了吧?”哈哈,什么也瞒不了姥姥。

有一回从饭店买了些紫薯回来,特意把皮剥了,“姥姥,尝尝,什么东西?像栗子一样香甜”。

姥姥看了一眼:“扒了皮我也认得它的骨头,地瓜!”

4月30日,国联大会对“十九国委员会”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。除日本弃权外,其他国家都投了赞成票。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,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。弃权的就等于没来,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。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5月5日,双方代表在《淞沪停战协定》上正式签字。至此,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。在这场大会战中,中国军队共计伤亡13000余人,日方公布自己的伤亡数字为3000余人。

我发现,在很多历史著作中(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),一个是战役本身,一个是谈判结果,其评价竟然是冰火两重天。

前者主要是褒。最权威的应该算是国学泰斗章太炎的评价。他说,从清代光绪皇帝开始,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与日本一共遭遇过三次,即中日甲午战争、“九一八事变”、“一·二八”会战,只有这一次取得过大胜(“自清光绪以来,与日本三遇,未有捷如今者也”)。

章太炎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。这个人说话很直,当年他与孙文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,但也曾毫不避讳地当面对这位战友提出批评。

章老还有一段很精辟的话:“余闻冯玉祥所部,长技与19路军

中日双方在战力和装备上不在一个档次

多相似,使其应敌,亦足以制胜。惜乎以内争散亡矣。统军者慎之哉!”他认为以国内地方部队的实力来看,可与19路军相提并论的,只有一个西北军。

当时的西方人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人也这么能打仗,并概括参战中国士兵有三个特点,即铁足、夜眼、神仙腹。

铁足,就是脚板子硬,所谓行军不怕远征难,日军用汽车、轮船装了跑,他们就靠两条腿,累得七荤八素,倒在阵地工事上照样瞄准射击。夜眼,就是会走夜路,长于且敢于夜战。神仙腹,不是说他们有弥勒佛的大肚子,而是说他们不吃饭也能打仗。

其实这两样都是让鬼子给逼的。白天有日机和大炮轰炸,打起来也不痛快,那还不如晚上打仗了,毕竟只要顾地面这一头。同样道理,前线官兵只能吃两餐,即拂晓前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工前吃一顿,然后就得等到天黑,再补吃一顿。

这些特点,强悍的西北军也曾一一具备,可惜在内战(中原大战)中就打没了。

总之,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,对这场仗一般都持肯定态度,认为打得好、打得爽,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。我看到最多的,无非就是有的说19路军功劳最大,有的说第5军打得也不错,还有的说义勇军甚至后方群众和学生更没闲着。这个我认为问题不大,都是中国人嘛。打仗的时候不分彼此,军功章有你的一半,也有我的一半,何须分得那么清楚。让人看不太懂的是对谈判结果的评价。不少书上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四个字:丧权辱国。我认为,这四个字不能到处滥用。

中日甲午战争,那是丧权辱国,又割地又赔款,除了丢脸还是丢脸,除了吃亏还是吃亏;“九一八事变”,那也是丧权辱国,没有真正打起来,最后窝窝囊囊地把东北大好河山都丢给了日本人。

“一·二八”会战呢,我们该用能用的资源几乎都用了,该上能上的人也几乎都上了,跟日本人打得死去活来,弄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“丧权辱国”,那我们当初还瞎起个什么劲?这么多爱国将士岂不是白白流血牺牲了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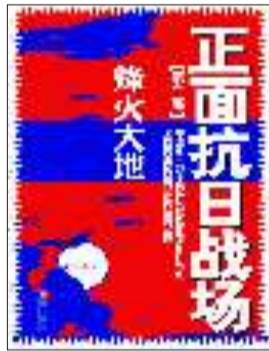
打仗毕竟不是在玩电子游戏,是为了达到双方的政治目的。这是被称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。同样,什么样的战争结果也决定着谈判桌上的得失进退。

章太炎所说的“大捷”其实主要是指局部的“大捷”,比如第一次庙行大战,可以称得上是大捷(实际当时也有些宣传的成分在里面)。然而作战就和下围棋一样,不到最后一刻,就不能说谁赢谁输,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好汉。就全局而言,我们很难说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“大捷”,不仅如此,在日军七·一〇登陆后,中方一度还表现得相当被动,无论是第5军还是19路军,都有些力不从心。

归根结底,中日双方在战力和装备上并不在一个档次。

开战之初,有人在南京亲眼看到部队调往前线作战(可能是指19路军毛维寿师),天正好下着雨,许多士兵连一件起码的雨披都没有,就那么浑身淋得湿漉漉地往前跑。在他们身上,除了步枪,就是偶尔能见到的一两挺机关枪,其他一无长物。观者无不“为之泪下”。

17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武汉出版社
◆作者: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陷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15

齐心协力,不惜任何代价把新人拿下

凭常识判断,我不相信张总曾和留法博士、大学教授一起研究经济形势,因为他根本就一窍不通。他穿着假名牌,坐在那里大谈GDP和CPI,看着挺威风,其实不过是一只纸老虎,戳他一指头他就垮了。

晚饭每人一小盆面片,里面煮着白菜叶、萝卜丝,还有几片肉。嫂子吃得咄咄作响,一粒唾沫星子划了个漂亮的弧线,不偏不倚落进我的盆中,想想有点倒胃口,不过真是饿了,就当没看见,稀里呼噜吃了个干净。刚放下筷子,一群人齐声招呼:“哥,放那儿吧,不用你洗。”我乐得偷懒,坐在沙发上无聊地啃指甲,看见嫂子悄悄捅了刘东一下,后者飞快地扒拉几口,丢下饭盆走到我面前:“哥,今天出去有什么收获?”

这就是传销团伙迎接新人的基本法则:不能让他独处,不能让他闲着,闲下来他就会胡思乱想,想得太多就容易起疑心,起了疑心就会一走了之。所以一切都要以新人中心,时时刻刻围着他转,没话也要找话说,没事也要找事干,

一个不行就来两个,张三不行就换李四,总之一句话:要齐心协力,不惜任何代价把新人拿下。

那时我只觉得他们过于热情,没去想其中的玄机。后来才知道,原来这套房子就是一个精密的陷阱,自从我踏进门,就已经深陷埋伏之中,看似无意的举动,都经过周密的策划;看似平常的闲谈,都出于精心的安排。每个人都是组织上精心挑选出来的:王浩是现场领导,负责安排全部工作,还要根据我的反应及时调整战略;刘东和嫂子是引导人,小琳是推荐人,他们负责监察我的一举一动,并随时向组织上汇报;管氏父子是“房配”,即在房间里配合作战的,老管代表亲切的家长,小管代表沉默而孝顺的儿子,他还炒得一手好菜,不至于让我的肠胃失望,正应了那句话:大连锁销售的都是一家人。

这家人居心叵测。只要我一转身,他们就在背后窃窃私语。我表现好,他们嘿嘿偷笑;我表现不好,他们紧皱眉头商量对策。组织上也很关心,随时打电话询问我的状况,然后紧急调派人手,针

对我的思想动向,围追堵截,穷追猛打,务必把各种不良苗头消除于萌芽之中。

饭后有娱乐,管老汉和两位姑娘看电视,刘东、管锋陪我和小庞打“双升”。河南规则很奇怪,先打5、10、K,而且必须一气打过,失败了就得从头再来。我们斗智斗力斗狡猾,斗了一晚上,谁都没能更进一步,后来想想,这简直就是传销者的人生:与世隔绝、忍饥挨饿,自以为学到了很多东西、进步了很多,其实只是在原地打转,空耗一年甚至几年,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虚伪的谎言。

八点刚过,王浩回来了,他是团伙中的高干,装扮也迥然不同,永远是西装笔挺,领结饱满,皮鞋擦得锃亮。刘东赶紧让座,王浩也没客气,掏出两个手机摆在桌子上,大咧咧地坐下,用他白嫩的小手摸牌出牌。刚打完一局,他的手机响了,高干毕竟是高干,接电话也颇有气派。只见王浩满面堆笑,脑袋微倾,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,一只脚左右摇晃,一只脚上下抖动,手上也不闲着,该怎么打

牌怎么打牌。从语气判断,来电的应该是他的朋友,说话时有一股慵懒的亲热劲儿,我听得语焉不详,只记住了一句:“恁家老勒还会扒火车哩!”“老勒”就是“老二”,我猜大概是说对方的弟弟在铁路沿线作案。这通电话讲了足有半个小时,旁边的人都不敢吱声,牌打得既沉闷又无聊。我暗暗生气,想这厮也太不尊重人了吧,冷着脸扔下牌:“不打了,睡觉!”王浩似乎有点歉意,赶紧放下电话,说:“哥,你累了一天,现在时候也不早了,洗洗睡吧。”

十点刚过,房里的人都已睡熟。窗外有隐约的鞭炮声,这是元旦之夜,正常的鞭炮声,笑声,荒谬的陷阱中只有梦呓。我和衣而卧,不知怎么想起了美国电影《小丫头》,十一岁的薇达和朋友讨论生死问题,说天堂就是“一个去处:可以“骑着大白马,可劲儿地吃棉花糖”。这样的天堂太过美妙,心地龌龊的成年人不配享有,只能去想次一等的博尔赫斯。老博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家,一直用他的优雅和博学跟整个世界捉迷藏,最后他赢了。在他看来,如果真有天堂,它就该像个图书馆的样子,馆员个个长得像帕丽斯·希尔顿,穿着白色超短裙,笑起来迷死人。

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纪实



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和平出版社
◆作者: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